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

時政一

再上時政疏　　商輅

臣嘗舉政事之當興革上達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臣謹以愚見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或侈靡妄費府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賞犒旱澇饑荒何以賑濟故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為本近年以來　朝廷貨財多為下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多估價直又番僧授職在彼

土官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近京閒住者徃徃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番僧陞官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查收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參奏發遣如此庶事體得宜財無妄費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留心於玩好則下

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矣洪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一切
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
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珎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必
取於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
進必十倍其直暴横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況水
陸萬里人夫轉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
拒漸有內侵良由有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
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
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乂安中國感格遠人之道兼
得之矣臣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

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臣不敢遠引前
代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羣臣以及
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
說其言中理即爲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不
中理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
周知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
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
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
仰望明　詔在廷文武羣臣凡政治缺失悉陳以聞
善者俯賜聽納不善者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
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尚用之不

嘗必致陰陽繆戾妖孽滋興可不慎歟仰惟 皇上
嗣位以来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
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好生之
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
将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寃枉今日告鳴明日
或可得以辯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冒罹刑憲
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經年含寃
死於刑獄者乎此在 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
也合 勑法司遴選諳練刑名老成官屬分投前去
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
罪當輕重適中以免寃抑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

時節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鼛鼓緩工之仁
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茲者修建東直門城樓
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既深且
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
無或嗟怨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察今日興作
緩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悉令停
止臣等又見往年西北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
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
銀貳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半若輸納本色上下
山坡展轉溝壑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預
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躡前跡民何以堪近日廷臣常

議及此臣等猶恐所司奉行不至合勅戶部查覈
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
可賸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子
粒採打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
或將腹裡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
赴邊收貯或將在官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趂時收糴
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實回奏毋
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宜查
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充實庶不臨期悞事至如
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
邇往年朶顏三衛為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

患令此三衛既被蒲都魯等脈屬以彼之强從此鄉導来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逓年點閘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勑戶部奏遣歷練臣工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趂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墻垣口逐一看視該脩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為經久整點煙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脩補緊要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不至緩不及事

臣又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天下大一

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失陷

地方毋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

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荐興糧運不繼欲

天下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

而蠻夷土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

四川貴州俱有巡撫官而雲南豈應獨無合推選剛

正有為智識超卓大臣一員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

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靜地

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應詔上書疏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

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 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常患心真言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外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尤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切伏思 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

祖也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羣

給矣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失之歉焉

不自安也乃於是下　詔布誠心廣言路諭之以悉

心誘之以樂聞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

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眞明君英主

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

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

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民之利莫如

袪其害欲令終而今安莫若使漸不可長今天下爲

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袪也爲漸者

六而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

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嗚呼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人緘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今據所見昧死以開具惟 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 二病 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暫未及發自謂之安此為病則傷元氣臣切觀當今士氣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以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

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悄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使人進之廉耻則國無防使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切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 二曰心腹之病

夫心腹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
臣切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內官陰性而狼
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之病矣夫
倉廒場庫錢穀之要地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
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
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
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一羊哉今某有
司擿發其姦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
不救否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
憚於潛而玩於彰彼姦未擿發尚有嚴心今姦業已
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

其八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救有缺不肯補言雖
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多矣　陛下
又　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
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
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而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
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而災害必至災
害必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
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
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於此時授廉
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
安改禍以為福且　陛下何難于此而不為也今議

者必曰彼曾不指實其忠某直某為無恥之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援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為愛也今某有司幸摘實其姦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置而不行是醫能治之矣而　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劃內官之權劃內官之權莫要於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

三害

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

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馬意慮欲
以强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
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
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萬馬然其腰
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施置鞍轡等夫
兵數不減於前糧食有增于今一旦而狼狽若此何
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當職者
下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
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冗也臣故曰兵害者冗
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
内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

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益其害可忍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今內官參之內兵又共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乎語不有曰萌芽不伐將尋斧柯爝火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掌參內兵又查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仍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

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

曰民害夫民害者何也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能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過二三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若無所賴而有司不之恤也斂之不問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死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

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此戶工二科派必又倍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馬必又倍矣又經内官必有賄賂是又益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肯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　詔旨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公名而實禍也　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

三曰莊場戕民之害　臣伏覩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　皇親之家聽無賴光

棍投獻王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亦謂非其
也率賜　皇親家　皇親之家即奉　天子命爲己
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
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
千里之内舉騷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　國同休戚
者也其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利區區之田損害
赤子動揺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
甚矣昔魯廄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
也令薊州牧馬塲與百姓分陌分人而守割之臣切
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塲數千頃地耳今三
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擔閣

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弱者轉而死於泟途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切見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所辯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敕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爲便

六漸・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

以為兵運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何如稍有不繼則軍吏委以自解是以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不由己誤之也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之不足於是有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備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

也散于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京城内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已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作孰匪以鉅萬計諺曰百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偏發寺觀等　敕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乎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在私室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之事内財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何所出故曰浪費者此也　二曰盗之漸夫盗之漸何也臣以為其故在民窮夫盗者非不知法當死也以

焉往者困而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凍餒乎往有祖調官司之牿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切計今之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者何也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廷之國百官奉職匪但致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

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哉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爲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時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人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

三曰壞名器之漸矣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一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

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其爵不足以厲廉其賞不足以諷功寅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侍

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為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為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靳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　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姦與玩爲之也夫姦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姦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天下之公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儈貨物損辱　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爲無罪則固以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長姦長姦則政

姦政姦則民玩民玩則令慢而法弛此古之所太忌而令之所甚忽也夫法莫大於不忽刑莫大於不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親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可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　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夫之不力則誘之必深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法也康强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道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較著而今剏寺剏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

詔葺其圯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太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　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　天言四海誦矣　陛下誠心齋資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深譬之鋤草不力反滋其勢　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令靈令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之信使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如彼能設一醮撰一法

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也　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　高皇帝制　皇親令曰　皇親之家不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　聖主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可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踰令故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固不嚴禮以爲

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歛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切以爲宜及今愼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欽惟　皇上即位以来德尚寛仁政從簡易闢言路以通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

於無事民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一方面之寄夜戰兢思無補稱謹以軍民利病等事條陳自揆學本迂踈識不達於大體言雖瑣細事有切於下情少垂採擇庶補涓涘竊惟京邊之所需者草束也然徵收之實多出民間洪武年間每糧一石五斗該草一束於附近場分交納令該八斗一束已倍其徵又多撥京場交納緣草束萬數動如山積舟車莫能遠運而里役徵收只得准折布絹等物赴京附近州縣買納名為輕齎實則重斂及至收買或遇旱澇草少價增貨物不售無計輸納則必復還重徵多致逋負有司受遲悞之罪里役罹杖併之苦積歲不完惟其蠲

免民艱若此深可憂也及照山東民納草束事體相同伏乞於河間大名二府附近水次設置馬房草場其鄭壩等處收養馬匹量存　大駕備用之數其餘馬匹并續到進貢等馬俱送二處又於武驤左等四衛分撥官軍以爲牧養量撥草束料荳河南於大名山東於河間各草場送納實爲民便至若北京儲積漕運實重而水利爲急然有未嘗至其地審其勢但知其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者矣如金龍口接黃河水達張秋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永樂年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挑遂至不淤自後一淤一濬軍夫勞役未有寧息兼以歲時荒歉流徙相望今欲

興此大工未免一槩動衆且河口土不堅實河底泥深陷難以開深黃河水勢更改不常易於淤塞漕運河內淺處尤在濟寧一帶若踰濟寧至張秋則下流亦易達矣乞將所用軍夫只於見在數內撥取此外逃戶暫爲蘇息則斯民可少甦矣然貧民固所當甦而富民亦所當重永樂年間營造北京於浙江江西直隸蘇松等府起取富戶發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定安德勝二關住坐當差其有在逃物故者多行移原籍勾補夫以數千里外之人民困於科差之繁重逃亡固其所也但官吏汚濫爲弊多端在逃者容隱不解而揑故田申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賣

放以致富戶久缺勘合不完欽奉　詔書但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充軍止終本身切詳此等人犯到衛不係勾丁永充軍役人數寅緣開住者有之捏故脫免者有之虛編軍伍不得實用乞

勑法司將例該充軍人犯有係官吏及糧長大戶堪充富戶者連當房家小起發安定德勝二關終身充富戶辦納糧差候補富戶數足仍當依例發遣其原僉富戶先令病故者悉免僉補庶為民便至於商稅雖為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為之禁蓋以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充為路費所在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不為過但巡攔之

事或循私縱放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勒令卸車搜檢箱籠者有之或高估貨物價值多收鈔貫者有之或因而被盜失所者有之或於小路攔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徒詐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盧溝橋亦然今後至文明等衙門宣課司上納課程是則兩徵其稅不亦重爲困乎乞定擬行凡興販商貨貿易者即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者不得攔阻止於文明等衙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則亦廢乎柔遠之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以爲古者關市譏而不征非　聖朝所宜有也

條陳弊政疏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軻每語王道亦未嘗外耕桑而有高大難行之説是知王者之政莫先於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也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臣私憂過計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卹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爲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甦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爲本致中和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　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京師天下之根本　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

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為慮深且遠矣臣造朝一月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盔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姦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為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有膏粱債帥濫竽其間矣乎為卒徒者果皆膂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竄名隱射耗數於其間矣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

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兵戎服遠之美以為得包桑之良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鬬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憚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寖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為盛世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强乃能制産禄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不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

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歷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爲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爲重也使精兵良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之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其他各營之衆汰老弱僞冒以省　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撥之選而役占剋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貧軍不致怨嗟逃避　輦轂之下宿弊一清天下聞之孰不畏服　何謂止調操以實內地我　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来踵爲故事日益加客除南方各省

未暇遽論如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為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費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為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

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
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
於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
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
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槩
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
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何謂足衣糧以䘏邊軍臣惟
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
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
征剿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
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

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況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剥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呶呶於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 皇上 敕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更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 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

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

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熹嘗言紀綱在劾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軍中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正因正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姑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人養驕子哭即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東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其廉遠堂高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悖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恵

並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豶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
消弭有要不責其沉狂於彼而振紀綱明教化以潛
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為國牙爪而無反噬之
足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　何謂謹收
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
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
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留心　國計者名為俗
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為識時自處逸
而獲美稱此各官鮮肯着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
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
民辦糧文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勘

事或責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以後運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責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番放白收之誑守巡各官毋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强糧里豪强則以善弱人

戶爲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則畏刁惡人戶如虎狼縱使拖欠寧甞產代賠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爲善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弱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弊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吏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賠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　何謂便轉輸以甦民困　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橐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爲寇讐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賠七八斗者有之起運

白糧每石包賠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即爲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有即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逋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臣楚產也非爲己地者但宦於東南年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爲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兑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

敢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在內聽戶部及科道等官指
實查參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
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敢
害人而稅糧易完矣　何謂定經制以裕　國用夫
量入以為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為入是謂虐政既不
量入為出又不量出為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
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
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
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
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
之虛名而無量入為出之實政臣愚以為當因其名

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的數分為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所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

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濫毋將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盖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别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説者以爲蠹於兼并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蓋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時苟且而水利塘坊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事

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量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知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皆未得為中和之極賢人之學雖顏回不能免此故孔子有克己復禮之訓而宋儒程氏申之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説最切於學旁存不忘其致中和之切務

也歟伏望　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每於聽
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
顰一笑何者適中輕重之宜何者喜所當喜而未免
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令日約之
明日約之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中和之極
既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感於彼何患乎兩暘之不
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
能事故臣於篇終敢舉以為　聖明獻

陳言時政疏　王一夔

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臣聞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
后天下平是家者國與天下之本未有家不齊而能

治國平天下亦未有國治天下平而不本於家齊也
是故三代聖賢之君莫不以齊家為先務蓋正倫理
篤恩誼所以齊家也厚所當厚薄所當薄所以齊家
也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齊家也定尊卑之禮薄
恩澤之施以廣嗣續所以齊家也凡此數事行之有
一之未至則齊家之道有未盡欲國治而天下平不
亦難乎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家之衰莫不始
乎閨閫臣伏願　皇上法三代聖賢之君於凡所以
齊家之道悉行之而無一之不盡善則家齊於上國
自治而天下平矣　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高宗命
傅說有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蓋人主雖有上聖之

資亦必聽左右大臣責難陳善而後有以輔成上聖之德而致熙皡之治臣伏覩 皇上即位以來自視朝之後經筵進講之外罕與大臣接見凡四方具奏政事得失未嘗召見內閣大臣與之商確裁決乃徒使之擁虛位享厚祿何耶夫大臣既不面議庶政則
皇上所與商確裁決者必左右內臣而已臣愚以為左右內臣使皆讀書知禮識達古今不蹈已往覆轍然亦深居禁內間闕之奧苦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豈能一一知之詳而處之當乎况不與大臣商議庶政則政有缺失爲大臣者必曰此 皇上與左右內臣裁決于中我何與焉噫上不任乎下下不受其

責如此是豈宗社之福哉臣因玄象之儆　皇上雖
召內閣及文武大臣有所咨詢臣竊恐其驟得一承
顧問又知不及此而罷必不能盡言以上副　聖心
蓋人君之與大臣恒與之接論然後上下之情洽而
爲大臣者庶得盡言以匡輔不逮昔唐太宗勵精圖
治開館閣引用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更日直
宿館中暇則從容燕見討論文義講求治道或至夜
分然後就寢太宗勤於訪政如此是以當時君臣情
合君有所顧聞而臣無不言臣有所進言而君無不
納此所以致貞觀之治至今膾炙人口夫以貞觀之
治尚從朝夕詢訪儒臣而成况有志於唐虞之盛者

乎臣伏願　皇上自茲以往退朝之際即便殿召內閣文武大臣出示四方章奏俾之裁決面訂可否至於上而天變之所由召下而民困之所由致大而禮樂刑政之當舉行小而號令出納之當詳審凡心有所欲一切少霽天威從容講論不可以天變既弭少有懈怠如此則於　聖德必有大裨益而於政事處之自無不當萬一政有未當則大臣亦不得少文其過矣　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臣聞國家之勢如人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然後可以常存國家必上下情通而無蔽然後可保長治血氣之行有或滯必賴良醫善藥以宣暢之上下之情有所壅必賴諫官

極言以通達之故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從諫而興諫而衰者也何則人君樂於從諫則天下之賢者皆曰吾君喜聞過矣於是忠言讜論日陳於前而冀堯舜乎其君若不賢亦必曰某以直言見用於上矣於是布韲一得之愚而冀利祿之得是賢不肖皆思直言而上下之情舉無不通矣上下之情旣通則政無缺矣治道豈不日就於隆盛乎人君苟不能從諫則賢者亦曰吾君惡直矣我何為不守括囊之戒乃獨犯忌諱以自取誅戮乎其不賢者亦必曰某以諫諍遭貶斥矣於是競為諂諛之術以為仕進之計是賢不肖皆不復言而上下之情為之壅遏上下之情壅

遏則政多乖舛又豈能保長治而無虞乎臣伏覩
皇上即位之初御史給事中累有論列時政之缺失
彈糾大臣之過惡者其後言事之官閒以罪廢是以
諫者頗少夫雷霆所震而物無不折霜雪所加而物
無不損者天子之威不啻雷霆也不啻霜雪也雖霽
威和顏以誘人之直言人且畏縮不敢盡罄其所欲
言況又厲之以威嚴加之以罪譴乎臣伏願 皇上
師大禹之拜昌言成湯之不吝改過於凡臣下敢於
直言極諫者其言可用則用之而顯其身其言不可
用則置之而不加其罪則內外臣庶皆知 皇上樂
於納諫莫不直言無隱而上下之情自無不通矣

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臣聞自古聖帝明王未嘗不重刑辟之用故成王命君陳曰殷民在辟爾惟厥中是蓋君陳不狥人君以爲生殺也伏覩 皇上見人有罪犯者或時有論斷法司唯承順其輕重當否不有所論第曰照依欽奉 聖旨發落而已噫執法之官而惟務承順如此烏在其爲執法乎昔唐太宗勅選人詐冐資蔭而不自首者死未幾有事覺者唐太宗欲殺之大理少卿戴冑奏曰據法應流太宗怒曰卿固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冑對曰勑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柰何不能忍小怒而失大信乎太宗喜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夫

古之法司能執法如此今之法司何獨不然乎　祖宗舊制大辟罪囚必三復而後行刑所以重民命也近者吉安府知府許總得罪　皇上命即處決不必復奏時已昏暮法司承詔不復少有論列夫許總得罪之詳臣不能知但使其罪當死亦於　祖宗之制少乖使其罪有未當不亦可矜也耶臣伏覩　皇上明勑法司今後輕重罪囚依大明律科斷其有奉聖旨斷遣而中間情有可矜罪有未當者許後戴冑故事執法陳諫至於大辟行刑務遵　祖宗舊制必三復奏而後處決如此則能重民命而刑罰自無不當矣　五曰慎妄費以足財用臣聞大易有曰節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
民故人君之用財其可不儉約之是尚乎伏見京師
創建寺宇連年不息報國寺之工甫畢崇國寺之役
又興廣殿長廊務極壯麗計其所費動數十萬雖
皇上知民間疾苦不忍虐役一夫用一匠然所以酬
賚夫匠之費未有不取之府庫者也夫府庫之財
祖宗以來積之以賞有功備不虞者今乃費財如此
臣知　皇上必謂奉佛可以邀福故也是大不然昔
梁武帝精專佛戒廣建寺宇其奉佛可謂至矣而武
帝之世江南大亂國祚爲之日蹙是奉佛果何利益
之有唐高宗廢棄佛法沙汰僧尼其不信佛法亦云

至矣而享筭極永開唐三百年基業是不奉佛又何
災禍之有由此觀之佛之不能灾禍人家國而奉之
無益蓋亦彰彰明甚歷觀史記凡人君大興土木有
所營造悉以過書　皇上何為廣費此府庫有限之
財而為此無益之事使後世史臣得書之以為過乎
又責寶石人塗宗順等恒以寶石進獻內廷每酬其
值為費不可勝筭雖　聖旨已嘗禁約而彼獻如故
臣切思府庫寶石儘足以充後宮之用又何必費此
有用之財而買此無用之物傳曰作竒技淫巧以惑
上心者殺無赦若塗宗順等在先王之世不容於死
矣唯臣伏乞　皇上鑒古人節以制度傷財害民之說

凡創建寺宇及所買寶石之費一切　勑罷庶幾財

不妄費而府庫充實矣

六事疏略　　劉玉

一端治本臣聞身者治天下之本也大學八目之詳揭之爲要中庸九經之大叙之惟先聖賢之所相傳不外是理　陛下出震御天新服大政上焉帝王之統緒　祖宗之基業下焉　聖子神孫百世之繼承四海九州兆民之仰賴萬幾三重萃於一身苟隱微之際一有忽焉理亂之幾分矣可不謹哉伏望　陛下以聖賢爲師親近儒臣講求其說心之所存若對上帝己私必克天理必充燕閒則觀經書以知義理

觀史傳以知法戒勿使逸遊得以妨功勿使技玩得以奪志勿使邪佞得以惑聰明勿使嗜慾得以耗神氣遇事則揆諸理法而應之勿以喜而狥物勿以怒而加入一日二日兢業弗息如此則 聖德以成治本端而乾綱舉矣

一清化原 臣聞宮闈之德風化之原也故有太姒而後有文王之聖有邑姜而後有武王之賢周南始於關雎而終於麟趾良有以也

陛下方議婚之年而遭大慼孝心純至必不忍於舉行然宗嗣所關遺詔諄切選擇之道亦不可不先議也竊見前代冊立后妃或取諸權寵之宗或取諸寒微之姓殊不知權寵所基驕奢易作寒微所起鄙吝

或存如漢之呂霍梁竇唐之張良娣宋之劉美人者
可鑒已乞　勑禮部導奉遺詔於內外清白良善之
家旁求有德若于勳戚近屬及商販庸流不許預選
女德難知則察其父母兄弟家教難悉則質諸邑里
親隣必其懿淑足稱母儀然後儲奉近宮早親傅姆
啓之以義理閑之以禮節俟　陛下終制入正中宮
其於　聖德必非尋常之助也抑　陛下春秋方富
而　太皇太后年齡已高臣尤望　皇太后體　先
帝奉親之心推古人從子之義內脩閫教外資治理
申戒外戚務遠利權如此則將來有所則效化原清
而坤道順矣　一親民臣國家建官之制倣於成周

外而六卿分職以率其屬內而三公論道以經乎邦
列聖相承用臻至治由乎統紀密而責任專也茲遇
陛下繼統之初尤宜委信咨詢以資治理然乃闊然
弗接邈然弗通指揮已布而弗知諫諍雖入而弗用
如此則　陛下安所倚毘而大臣亦安所効其忠乎
臣又覩近日以來　勑令之行或尼於後　詔旨之
出或改於初如外戚之餘鹽既奪而復與邊方之內
職當革而復留內帑之銅錢將查而復改莊田之取
索已禁而復開是豈　陛下之自異其言乎蓋必有
自矣夫明良相遇至治之所由成聽任或偏私謀之
所由遂也伏望　陛下念宗社之重公委任之心

勅召諸臣　先帝所倚托者也宜日加詢訪以盡謀
一切　詔令指揮悉關議擬府部院長亦宜不時召
問有所建白省覽施行庶幾私弊以革政理以通而
陰蔽者開矣　一勵庶官庶官之有職猶男之有耕女
之有織也一男不耕則家以之饑一女不織則家以
之寒庶官不職天下何由而治乎竊見今之居官類
多雷同苟且臨政乏剛大之任居屬寡忠盖之資承
流者愧於旬宣親民者病於撫字至於軍衛不過剥
刻奉承而已求其職之盡者百不一二焉姑以邊事
一端言之嘗募軍矣嘗買馬矣嘗備邊儲矣而軍馬
邊儲卒至於不充甚而[illegible]虜內侵幾逼畿甸猶曰僥

俾虜去而莫展一籌其他可知矣臣待罪言官天下日弊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行不職甚矣夫豈敢妄言以訾人直內省知咎圖共策勵以盡厥職爾昔人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方今承平效職為易而且不然萬一臨難孰能蹇蹇匪躬以濟國家之事哉乞　勑吏部嚴考察之方明黜陟之典破雷同苟且之俗興蹇諤盡瘁之風仍行在內各衙門及在外撫按等官各察所屬而激揚之俾廢職咸知所勵則廢政無不理矣　一擇內侍

昔者明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故君德隆而政教美後世外臣踈于接見奉承燕閒者不過內臣而已

密則情易狎漸漬則俗易移　陛下英年初政可一慎於斯乎乞於近侍之臣嚴加遴選勿以趨事為習而棄老成勿以阿意為忠而疎正直此誠養德求治之要不可以為近而忽焉者也臣又覩國家內設各監外設鎮守等官其任至重但員數既廣資性不齊奉公者固有之而玩法者亦不少矣且　陛下之法受之　祖考貽之子孫所以御萬國而制四夷豈謂即位之始先自玩於近侍之臣乎伏乞　陛下嚴加戒飭奉公者進之玩法者退之使內臣先知所警則達之天下無思不服矣　一攘外夷我　國家攘夷狄之功有光於中夏有光於萬古帝王疆場晏然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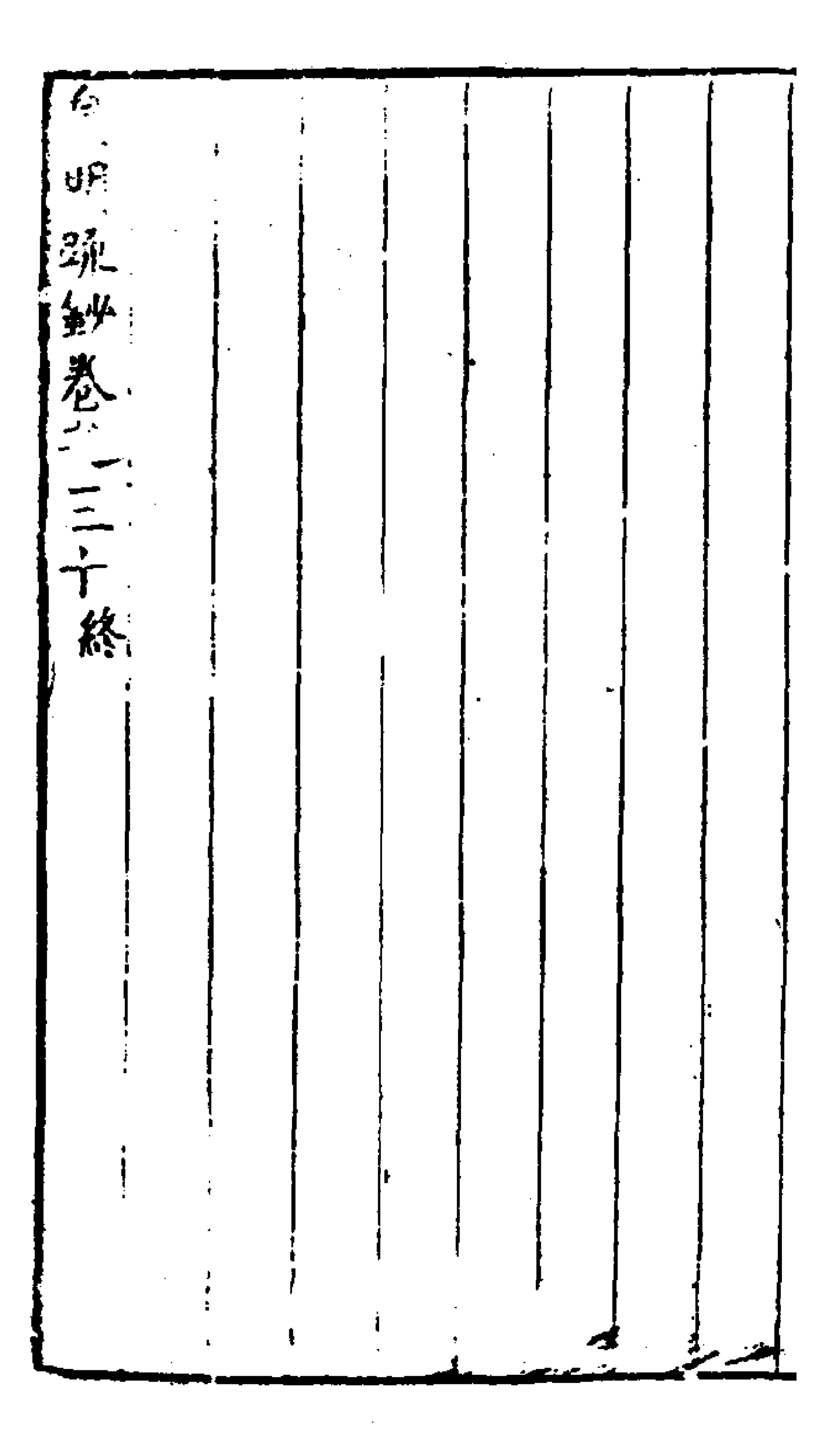
三十年于茲矣近者將臣不戒殘虜陸梁 朝廷旰食爲之命將遣師僅得遁去然皆 宗社之靈 朝廷之福而非將士之功也夫倖不可屢僥安不可久恃明者防未然况已然乎蓋虜自土木得志繼而瓦刺讎殺失其故巢數十年來遂以近邊爲家煖則東牧接於朶顏寒則西歸駐於河套故常夏侵宣府秋犯大同冬寇陜西之境如饑賊寓我籬藩其覬覦之心膚肯一日已乎近者大同宣府之敗尤可寒心將死軍逃人畜殫盡萬一近關不固則京師之肩背危矣此其攘之之計當如捧漏沃焚竊恐議者以虜去爲安而不虞其至兵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

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乞　勅兵部續三
各邊趣虜既歸急圖戰守勵士馬脩墻濠張斥堠
間牒添募士兵以資全力預審地利以俟後功旁虜
可誘則誘之以疑其心被驅之人可招則招之以披
其勢別有奇策以次舉行至若總制之設宜及無事
之先巡撫苟以國事為心亦何嫌於共濟副都御史
雍泰原任邊陲人皆稱服儻加委任假之以權必能
倡率各邊以攘虜患攘之之道非必如馬邑之設謀
衛青之度漠在謹其入驅制之以銜銳則清野以老
之怠則奮師而攻擊但使懲創勿為窮追如李牧之
守雲中斯爲長策也然京師天下之本武備充

所當先承平徒為文具軍士困於科役而逃亡者多將領出於營求而忠勇者鮮近該廷臣建議博舉將才清查軍伍其法善矣而實效未盡覩也竊以軍額非不多食糧者悉歸行伍而精練之則軍國可用將固難其人若破資格拔之以才試之以事而序陞之則將可得人軍足而將得人處之團營分領教閱遇警則率之截殺以靖寇亂事已復歸京師以鎮奸宄此尤安內攘外之長策也然賞罰天下之大柄賞罰不明雖有強將百萬之眾不可得而用之昔我

祖宗驅擴廓帖木兒以靖中原擒買的八剌以靖沙漠夫豈有他道哉亦曰賞罰明將士用命而已令也

名實混淆賞可以幸而得罰可以幸而免尚何怯
將士解體胡虜之益肆乎兵法之料敵必曰賞罰孰
明此安危之幾不可忽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如
齊威之烹阿封即墨內治既舉則外夷自攘矣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終